

美丽襄城，叫我如何不爱你

□盛千宇

襄城，一片厚重的热土，每每提起她的名字，都会倍感亲切。这或许是游子对家乡特有的情愫吧。

城，不仅是经济繁荣的符号，还是文化底蕴丰厚的象征。襄城，曾是“南通荆襄、北达京洛”的交通要塞，因周襄王在此避难而得名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县城是一段高大古朴的城墙，里面行人匆匆，一行挨一行的摊位组成商业市场，门面一个挨着一个，商品齐全，热闹异常，街连街，巷通巷，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后来到县城上学，学校在县城西南角的城墙脚下，城墙围着近半个校园，给学校增添了古朴的文化色彩。同学们时常三三两两地爬上城墙，或看书学习，或漫步眺望，尽情地享受着青春时光。

城外，是宽阔清澈的汝河。难忘黎明前同学们在河堤上跑步的身影，难忘河边细观渔夫捕鱼场景，难忘同学们结伴畅游的酣畅淋漓，难忘乘船而渡、沙滩高歌的快乐时光。

如今，城外建成了美丽的古城公园，花开遍地，绿树成荫，彩蝶纷飞，曲径通幽。过去的绕城土路不见了，变成了水泥路面和彩色步道；废弃的荒地不见了，变成了各种美丽的花草。健身的、游玩的、谈笑的、娱乐的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好不热闹。河堤上有了沥青路面，两边河岸整修一新，建起了颇具艺术风采的亭子和凉棚。漫步古城公园，仰望校

园里那段斑驳古老的城墙，百感交集。

站在汝河东岸，遥望紫云山，想起了在校期间，我和几位同学登顶紫云豆角寨，观丹霞日出的情景。

紫云山景区有“九山十八峰，五湖一条河”，紫云山的美丽神奇吸引着人们。记得那是一个周末，我们住在山下一位同学家里，星期天一大早就开始爬山，一探“李自成攻打豆角寨”的神秘。冬季的早晨，天气寒冷，但我们争先恐后地爬到山顶，已是大汗淋漓。登顶遥看，山峦起伏，层峦叠嶂。山顶上石砌塞墙残垣断壁，似在诉说已逝的历史。还有一个潭清水，犹如一座小小的天池静躺山顶。原来山顶有水有粮，让人明白了李自成久攻不下的秘密。遥望山顶，当年与同学观看日出的欢乐笑声，仿佛还在那里荡漾。

城南紫云书院，被誉为紫云山的灵魂，是明代八大书院之一，是户部尚书、太子少保李敏所建。作为襄城人李敏归乡读书讲学，弟子多时有数百之众，还吸引了明太子朱佑樸到此求学。

紫云山上除松柏翠竹之外，还有号称“江北第一”的万亩榉树林，深秋时节，红叶满山，层林尽染，分外好看。有诗赞曰：“紫云红叶红胜火，赏秋不必到香山。”紫云山名胜众多，一步一景，诸如辞君亭、望龙亭、望月亭、老君洞、墨香泉、竹亭献秀等。据说，紫云山曾留下过黄帝、庄子和刘秀的足迹，而且有老子在此著就《道德经》、留下“紫气东来”“青牛西逝”的传说。这些传说的真

假不易考证，却大大增添了紫云山的文化内涵和神秘色彩。

古老的襄城尊师崇儒，文风鼎盛。明朝时，襄城县就有李敏、辛自修、姚继可等7位重臣在朝做官；明清期间出了50多名进士和290多名举人，有“襄半朝”的美誉。

襄城历史悠久，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名胜、故事和传说，诸如乾明寺、文庙、奎壁、瓮城、汝水虹桥、龙池晚钓、阳台暮雨、高桥夜月等，无不积淀着襄城先辈的勤劳与智慧。

更让全县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，1958年8月7日，毛主席冒着酷暑，兴致勃勃地视察襄城县时的情景。他老人家深入农田，查看庄稼长势。当看到长势喜人的烟田时，他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。”从此，“烟叶王国金襄县”的美誉就传遍了大江南北、祖国各地。由于烟质上乘，襄城县被选为“中华”“熊猫”香烟的原料基地。从此，毛主席身穿白色衬衣，头戴草帽，把满面慈祥 and 微笑定格在即将成熟的谷子地里的照片，成为襄城人民永远的骄傲。为此，襄城人民修建了雄伟的毛主席雕像和纪念馆，让世世代代铭记一代伟人的勉励和鼓舞。

新时代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也吹得襄城满城色彩。如今的襄城道路纵横，宽阔平坦；高楼林立，造型别致；道旁树木成行，鲜花霓虹交替绽放，车辆往来穿梭，工厂鳞次栉比……一座发展迅猛、整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展现眼前，处处美景让人目不暇接。

游襄城，自然少不了那条古街，这是老县城的北大街，是近年来改造的一条仿明清古街。高大的城楼、繁华的街市，再现着当年县城的威严和繁华。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，欣赏着街道两边古朴的店面，观赏着你可能不曾见过的各种小商品，有一种神奇的历史穿越之感。让人欣喜的是，这里还有一家店面不大的“作家书屋”，里面摆放着本土作家们的著作，记载着襄城大地的沧桑变迁，无疑增添了襄城古街的文化气息。谈起古街，不得不说小吃。这里远近闻名的“羊肉锅盔”，外焦里嫩、肉质鲜美，那口味简直一绝；还有人们念念不忘的“襄县焖面”、南关“烙馍卷豆腐片”和早餐“豆腐泡”等，这是襄城人舌尖上的记忆。

游襄城，一定要看汝河。一条宽阔明净的汝河绕城而过，千百年来，滋润着两岸的生灵，使襄城大地变得湿润而又灵动。近年来，为了保护日益珍贵的水资源，汝河绕县城20多公里的河段被确定为国家级湿地公园，野鸭戏水、鱼虾肥美，使原生态的河道得到有效保护。堤畔新建的彩色步道蜿蜒曲折，迂回的休闲廊道与水面相接，迎春花、樱花、海棠、牡丹、月季、薰衣草等各种花木装点着河岸。即便是秋冬季节，万物萧杀，但几乎开遍堤岸的金黄的千头小菊，仍然生机勃勃。

襄城风光，有水的灵动，更有山的秀美。紫云山文化底蕴丰厚，而首山则风景秀丽。首山因起于伏牛山脉东端，故名首山。首山是红石

的富矿，勤劳智慧的襄城先辈，用红石凿制的各种器具，曾是人们生产、生活和建筑的必需品，不仅满足了襄城周边居民的日常所需，而且顺水而下，远达安徽等地。

近年来，首山的旅游业发展迅猛，颇具吸引力。如今的首山，草木茂盛、郁郁葱葱，鲜花娇艳、多姿多彩，花果飘香、四季常青。首山的柿子、樱桃、黄杏、核桃、酥梨、葡萄和大白桃等，口味纯正；桐花、槐花点缀着满山翠绿，不同季节呈现出不同的美景，如蓝图似画作。登临山顶，尽情远眺，山下城郭、村庄、河流、道路、农田、树木尽收眼底，给人心旷神怡、空灵豁达之感。人们很喜欢到这里赏景游玩，远离尘嚣、愉悦身心。

首山顶矗立着一座巍峨壮观的文峰塔。该塔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据说比许昌文峰塔还要早60多年，像一支出立的笔柱高高矗立，有祝福乡梓文运昌盛之意。此塔为近年重修，为首山风景增添了浓重一笔。站在塔下，风铃声、鸟鸣声和游人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为了发展旅游业，近年来，首山年年举办“油菜花节”。春夏之交，山下万亩油菜花，金灿灿，水灵灵，芳香扑鼻，引来无数蜜蜂翩跹起舞。车如流、人如织，赏花盛况空前。油菜花开过后，满山的樱桃鲜红欲滴，前来观光采摘的人们络绎不绝……

“诗意襄城”“文韵襄城”“七彩襄城”，这座千年古城正在谱写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新篇章。



上帝不是关窗户的人

□马庆民

“你觉得，你和我们一样；我们觉得，是的，但你又那么不同寻常。从无声里突围，你心中有嘹亮的号角。新时代里，你有更坚定的方向。先飞的鸟，一定想飞得更远。迟开的你，也鲜花般怒放。”这是《感动中国》栏目组给予202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江梦南的颁奖词。

江梦南，从艰难发出第一声“啊”的呢喃，到依靠人工耳蜗听见第一声清华校园里布谷鸟清脆鸣啼，她用26年的不懈战斗，终于，在无声处突围。

在电视上，江梦南如花的笑靥和催人上进的话语，向我们传达着她的积极与豁达，我们也难以避免地将情感寄托在她成功的光辉之上，跟随她云淡风轻的讲述，对她漫长的寂静之旅抱有模糊的想象。当我们无法切身感知这份艰难，她的成功似乎被与生活的现实隔开。

然而平淡之中是荆棘满途。江梦南才半岁时，因药物导致了双耳失聪，从此她进入无声世界。“没有再做检查的必要了！”“长大送到聋哑学校是最好的打算。”“言语康复的希望很渺茫……”一次次寻医，当医生对她的父母说出这些话时，他们的希望从燃起又到破灭。

在常人看来，上帝似乎为她关上了像平常孩子一样读书这扇窗户。然而，就是这个从小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她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通过读唇语学会了“听”和“说”，不仅没有失学，而且一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吉林大学的本科、研究生，并于2018年考上了清华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博士，主攻肿瘤免疫和机器学习。

一位网友说：“一遍一遍流泪看着江梦南的视频，不是因为她的清华博士身份，而是因为她的‘难’，她父母的‘难’；更是因为自己的畏难，自己的脆弱，自己的胆怯，自己面对正能量的渴求。每个人都需要力量笑着面对未知前路，所谓共鸣或许只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苦苦坚持和渴求。”

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、大大小小的“难”，然而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“难”，江梦南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态度：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，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。为了努力够到同龄人的“起跑线”，一天看三档新闻，一个字练上万遍口型，通过读老师口型“听课”……她在静默无声的世界中发奋学习，全力前行。她的求学之路可谓困难重重，坎坷漫长。她凭借惊人的努力和坚持，一直成绩名列前茅。甚至，为了补上学前班多读的那一年，她在四年级暑假自学了五年级的课程……

江梦南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无与伦比的乐观、坚强和斗争的心，无论何种先天条件和困难境遇，她都永怀热忱、自强不息。当苦难不能击溃一个人，那么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，强大到可以打开那扇看似被“封死”的窗户。

在我看来，每个人都有一扇属于自己窗户，且这扇窗户都是关着的。有的人轻轻一推，发现只有逼仄的缝隙，于是就心灰意冷；有的人很用力才推开，却收获了一片怡人的景色；还有的人不相信窗户后面是“此路不通”，于是无惧无畏，拼尽全力，终于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……江梦南正是如此。

所以，上帝并不是关窗户的人，也不是开窗户的人。那个人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。

西湖·小西湖

□田志远

白居易诗《春题湖上》，有一名句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”。让白老先生勾留的，一半是西湖，另一半是什么？不得而知。假如此句用在我身上，我会明确地道出：另一半依然是个西湖，那就是我家许昌的“小西湖”。

在中国，诸多地方都有西湖，有“天下西湖三十六”之说。据统计，如今尚存30个，我曾游历过的在10个左右。对我而言，有两个使我不能忘却，其一，杭州西湖。如今，我卜居杭城已有13年，与西湖已不算新交，其间，常围西湖快步，或岸边、或船上，赏山赏水赏嫦娥，早已熟悉了这里的风声雨声蚊子声。久享盛名的西子湖曾是白居易、苏轼、林逋等人物之诗游旧地，岂稀罕我一介草民浅浅之言？但是，若我湖边散步时，每听杭人那混入了中原人简约而达意的语句和音韵的杭州官话，细品靖康之变后由中原带来的语音如今仍在杭城杂用，心中的自豪感会莫名出现。如偶遇操着浓厚中原口音尤其是来自莲城之人，定会喜上眉梢，顾不得羞涩，即刻迎上与其搭讪，唠一些两地间饮食男女之事，以求得故乡音讯。其二：许昌小西湖。许昌是我的出生地，这里的草木、寒暑、世俗、城河、湖水，甚或一丝一缕，一饮一啄早已融入我的血肉中。特别是童年的烙印，就像春蚕作茧，紧紧地裹挟着我的身軀，乡音及7岁前就定型的味觉，就像身上的文饰，经历风雨依然永附于身。

《永乐大典》载：天下西湖三十六，许州西湖在其中。许昌小西湖与杭州西子湖之名同出苏东坡之语。他曾在杭州说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给西湖留了“西子湖”的别名；他又在许州说“西湖虽小亦西子”，给许昌西湖留下了“小西湖”之称谓。许都、杭城的西湖都以植有莲花著称，当然，映在湖中的是同一个月亮。如果说杭州西子湖是“林下之风”，那么许昌小西湖就是“闺房之秀”，小西湖比西子湖玲珑、精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两湖中一个有苏堤（杭州），一个有苏堤桥（许昌）；还有，两湖岸上都有同为“雷锋（峰）”的建筑，一座是坐落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雷锋塔，它下面压着“白娘子”，秋瑾曾用头猛撞塔壁，以表达妇女要翻身之决心；一座是屹立于小西湖东岸的雷锋塑像，他的“为人民服务”精神永远流传。

每座城市都离不开水。许昌城得益于陵山之泉的蓄与聚，如今又有南水北调的融入，更具莲城之美。小西湖南北与护城河相连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有妇人在护城河或小西湖洗涤衣物。夏季，白天这里是少年玩水之地；傍晚则是成年男人的天地；天黑后，中年妇女也会大声将男人喝出，入水洗洗。记得当初我年少衣衫薄，适逢5月下旬酷热干风，疯玩大半天的我早已口干舌燥，火辣辣的太阳将它那用之不竭的光线直射于我，不用摸口袋也知道没有半分钱。好在我在小西湖西岸，望着微微流动的湖水，本能驱使我将双手十指交叉，形成银锭状，汲湖水水解渴。那时的湖水清澈见底，入口爽得很，决不次于当时的“大楼冰糖”和后来的“银梅可乐”，使我感受到生命之源的珍贵……

美不美故乡水，亲不亲故乡人。此中之情愫，离故乡越远、越久，体会越深。这辈子，我所生存之地与两个西湖相关联，这是机遇巧合，还是命中注定？

无论如何，我爱这两个湖，同时，希望这两个湖也爱我！



瞎碰就是苍虫

□王俊豪

在不同地域，很多东西往往有着不同的名称或叫法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比如，我们老家就习惯把蛇叫作长虫，把螭蜥称为蚰子，把鸭子喊成扁嘴。对于这种差异，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，都曾固执地认为，唯有自己的家乡话，才是描摹事物最准确、最传神，甚至最文雅的。

离开农村好多年以后，一直忘不了小时候吃过的一道“美食”——炒苍虫。成年了，上班了，还是忘不了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事一人骑着一辆二六轻便自行车，顺着市区南关大街的斜坡，愉快地冲下立交桥。想象的翅膀无边无界。当桥边的法桐枝丫从头顶掠过，不由得就想起了老家的一句俗语，“杨哪噜落地，苍虫放屁。”上班几年，我好像真不曾在这儿见过苍虫。同事是许昌的“土著”，于是我就问他：“你们这儿有苍虫没有？”“啥？苍虫？”他摇摇头，表示从未听说过。然后，我就把记忆中关于苍虫的信息尽可能全地给他描述了一番，他这才迟疑道：“你说的是瞎碰吧？”啥玩意儿？瞎碰，瞎碰是啥玩意儿？我反向困惑。因为没有直观的样本，我们俩最终还是苍虫归苍虫，瞎碰归瞎碰。

后来，在许昌待的时间长了，逐渐弄明白，原来苍虫就是许昌的瞎碰，瞎碰就是老家的苍虫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在过去年满是水泥的城市，你很难碰见许昌的瞎碰。

有一天傍晚，女儿交给我一个塑料小碗，让我出去散步的时候顺便找些小石子，最好是鹅卵石之类的，她要种郁金香用。好吧，春暖花开，适宜闲逛，目标中央公园。

我选这里不只是因离家近，而是喜欢它近乎自然的环境。天很快黑下来，此时我已经走了多半程，正在返回的路上，可手里的塑料碗仍空空如也。许昌都干净到这份上了吗？在这么有自然味儿的地方，居然连个石子儿都找不到。我很懊丧。人一懊丧，就容易低头；一低头，我笑了。没错，那路灯下面匍匐于路面的小东西，就是瞎碰，再仔细一看，好像还不止一两个。我一下来了精神，低头四顾，没几分钟便捏到了七八只。它们大多直挺挺地趴在在地上，像死过去一样，任人俘获，搞得我很无趣。后来得知，这种学名叫黄褐丽金龟的瞎碰确实有假死的技能。它们在地下长期蛰伏，春暖花开时出来只是为了交配。它们寻找配偶的方法极其简单粗暴，一通乱飞，撞上谁是谁，属于真正的“撞天婚”。可像这种装死趴着不动的行为，我就有点想不通了，莫非其中还有“碰地婚”一族？但不管撞还是碰，“瞎碰”的名字总之是与此有关联的。

瞎碰的幼虫叫蛴螬，是一种地下害虫，专吃植物的根茎，羽化成瞎碰以后，便不再进食，腹内干净。因此，人们便像捉爬叉（蝉的幼虫）一样把它捉来当作一盘“硬菜”，我们老家管这项活动叫“摸苍